

多次去过浙江。印象中,越地几无高山峻岭。目之所及,都是那么温文尔雅,谦卑自守,由葱茏茂盛的绿树半遮半掩着,由阴柔秀丽的碧水回环缠绕着。倘若入画,我以为,最宜是青绿长卷。

永嘉的楠溪江颇具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神韵。悠悠三百里楠溪江,青山逶迤,八百处景点沿江分布,最以田园山水风光见长,盛名独步江南。坐竹排在楠溪江漂浮,水面辽阔,水流飘逸,两岸江枫渔火时明时灭,树丛中的村庄时隐时现,晚归的渔人撑着蚱蜢舟悠悠荡荡。楠溪江渔家把诗情画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是诗?是梦?莫可名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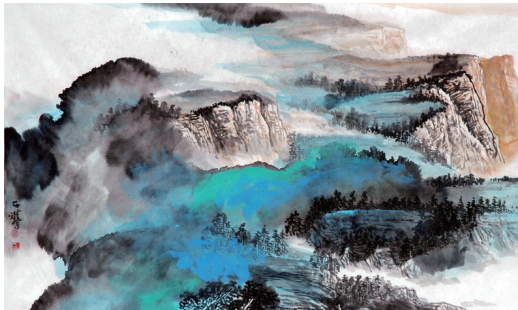
绵延几百里的雁荡山,群峰堆叠。无数山峰立于深谷,被老林掩蔽。岩、石、洞、瀑、潭、泉、溪、涧、湖、峡,更是难以计数。不入谷中,便无以睹其秀色,以至瞒过了当年踏遍青山的山水诗人谢灵运。最为迷人的当属瀑布:“雁荡经行云漠漠,龙湫宴坐雨蒙蒙”。(唐·贯休)唐朝的诗僧于细雨蒙蒙中闲居宴饮,静坐观瀑,何其惬意。

静谧的文成,海拔六百米的高处,是一片广阔丰腴的神奇平原,田亩千年不早万年不涝。百丈深峡谷,巨石盈川,古枫蔽天,“天下第一瀑”从二百多米的绝壁飞流直下。直插青云的峭崖,有如背负长剑的孤客,落寞在天涯,兀立成一种悲壮。

泛舟楠溪江、徜徉雁荡山、越温岭、过桐溪、到蒲城,青绿

青绿山水中的苍南

□陈世旭



山水长卷的最南端,是北接文成的苍南。

苍南县,浙江“南大门”。东南临东海,西南连福建。汉民分属闽海、江浙民系,方言则有闽南、蛮话、吴语瓊江片。浙江唯此地可种荔枝、香蕉,有我国纬度最高的荔枝林。海域3.72万平方公里,为浙江的海洋大县,有着丰富的海洋与渔业资源。

望州山,在沿海平原突兀而起;蒜湖山,地势险要,最高处的大尖山,龙湫云气蒸腾,生发风雨雷霆;鹤顶山,是苍南的最高峰,山势如鹤顶,蔚为壮观的风电柱群,庄重地旋转现代工业的巨臂,磅礴云霄。远眺茫茫,海阔天空。

澳后村落,因多雾而称“雾城”。澳口东有凤山、西有龙山,曰“龙凤呈祥”。蒲壮所,城围数公里,东南西三向,城楼屹立,北面城墙依山而筑,明代抗倭城堡至今完整。寻千户,忆旗军,上辖台,不见烽火,空有凤鸾墩。海浪拍击城垣,旌旗几度飞扬。月牙形的雾城吞沙滩,时常白雾缭绕,消弭了剑影刀光。

碗窑建于明洪武年间。古民居、古陶窑、古水碓、古作坊、古庙、古戏台俱全,是天然的历史制瓷博物馆。数百间清代古建筑依山而筑,还有吊脚楼,摇荡乡村风韵。

最是渔寮,给青绿长卷点染了最精彩的蔚蓝。

海阔,浪缓,水碧,沙净,是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最大、最平的黄金海滩。

渔寮内的王孙村号称“东方夏威夷”。渔寮吞、草屿山、皇帝礁、七姐妹礁、三折瀑布,集山光水色之大成。

音乐石,以小石击之可奏出音色优美的乐曲;十六奇礁,囊括象鼻岩、狮头岩、龙头嘴;岛屿密布,“海上神龟”“大小峡门”迤邐而行。一年一度的观海节和沙滩音乐会,让海洋成为了舞台;渔家的生猛海鲜,有恐龙时代的海生动物;黄杨木雕、彩石镶嵌、瓯绣、金版画与细纹剪纸,展示了苍南人的心灵手巧。

也许是走过了太多的山山水水,经历过了太多的风尘仆仆,最喜欢滨海的风景。在一望无际的海边呆坐,听上古时代的潮声滚滚,看潮汐爬上亿万斯年的崖壁,胸膛盛下大海的回声。海有多广阔,思绪就有多遥远。

沉默中听到远处的钟声,回响在千山万水。没有什么能约束远行者的步伐,心灵释然如沐春风。在苍南,每个人都真,就像孩子,睁着一双天真的眼睛。有那么多的美好,带给你那么多的快乐。

潮起潮落,仿佛生命的脉搏;涛生涛灭,源自苍凉的远方。海是灵魂的故乡,有生命的躁动与一生的风景。月缺月圆,梦迷梦醒,无数的故事开花结果。

苍南的海湾,青绿山水长卷浓墨重彩的收笔。静静享受并感激你所赐予的一切。在你宽厚朴素的怀抱里,心无须设防。真实的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简单。曾经追逐的一切,在凝视大海的那一刻,变得如此淡然。

大家V微语

意趣还是意义

□张炜

●在网络时代,写作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。人们开始热衷于碎片化阅读,在小小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。内容芜杂,主要是社会信息的流动。人类的好奇心首先需要得到满足,审美也就放到其次。

●人们愿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消息,虽然大多无关于自己。它们作为意趣而不是意义被人接纳。这就占用了大量时间,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文学阅读,而是整个的精神空间、生存空间。

●这种特异时期形成的视觉侵占引起了普遍的忧虑,这不光是文化的忧虑,而是更多方面的担心。一旦深度渗透的数字生活走向了极端化,我们也就失去了深入关注事物的能力和机会,而所有的创造和发现,都离不开这种关怀力和探索力。

●我们不再专心,而审美力是更高一级的,它即将涣散。最可怕的是生命品质的改变,是集体无意识地陷入轻浮和草率,丧失理性思考力。

●这最终引起什么后果,似乎不难预料。可见数字传播引起的改变,已经远远不是阅读本身的事情。同理,也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事情,它关系到更本质和更久远的未来。

文史杂谈

看古代学霸如何炼成

□佚名

在古代,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,也是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。今天,我们看看“最少年”的白居易、“学霸”苏轼、“最执着”的蒲松龄的那些科考往事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,五岁能作诗,而且后天依然非常用功。刻苦用功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,白居易初到长安时拜访诗人顾况,顾况见了他的名字,就先笑道:“长安百物皆贵,居大不易。”后来看到他写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又改口说:“有句如此,居天下有甚难!老夫前言戏之耳。”从此,白居易声名大噪,他的诗在长安城被争相传抄,甚至还远播到新罗和日本,可谓是当时的“畅销诗人”。

在名声的加持之下,白居易的科举之路也比较顺利,他在二十八岁时中第四名进士,而当年全国仅录取了十七名。多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,白居易意气风发地写下“慈恩塔下题名处,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而后,他又参加了吏部的考试,名列甲等,从此走上了仕途。

韩愈,被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,连大文豪苏轼也是他的忠实“粉丝”,评价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然而,他的应试之路却充满了波折。

韩愈自幼苦学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“鸡鸣而起,孜孜研读”“焚膏油以继晷,恒兀兀以穷年”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,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”。

然而,这样勤奋的他,从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,却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。其中一个原因,是他的写作方法不讨主考官的喜欢,譬如第三次考进士,韩愈看了主题灵感一来,没有用骈体,而是用古文体挥笔而就。主考官看了以后,却把试卷放在一边。到了第四次考试,他把去年的文章又重新写上考卷,这次的主考官却觉得很好,于是他终于榜上有名。

在唐代,及第的进士要想做官,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。然而,韩愈在吏部考试中又接连失败了三次,只能作诗自叹:“蹉跎颜遂低,摧折气愈下”。直到34岁那年,他才终于被朝廷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。

苏轼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,更是诗

词书画样样精通的全能人才。在二十岁那年,苏轼就跟随父亲苏洵和兄弟苏辙离开家乡,千里迢迢进京去赶考。当时任主考官的欧阳修看到苏轼写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可谓是眼前一亮,以为如此好文应该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。由于怕引起旁人风言风语,于是将此文只评为第二。最后拆卷以后,他才发现是苏轼的作品。

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、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记载,欧阳修对苏轼此篇文章赞叹不已,跟他讨教一个典故的出处,苏轼坦率直言:“何须出处!”欧阳修听后不仅没有懊恼,还十分感慨:“此人可谓善读书,善用书,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此后,苏轼接着参加了北宋更高级别的制科考试,获三等并走入仕途。据统计,两宋三百多年间制科共举行御试二十二次,入等者不过四十余人,而制科人三等者仅有四人,苏轼就是其中之一,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“学霸本霸”了。

金圣叹为人诙谐幽默,学问渊博,自称“以吾之才,入学如取芥耳”。现实却是,他曾三次名落孙山,落榜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

有一次试题为“西子来矣”,本意是以西施曲线救国一事来写作文,结果金圣叹提笔写道:“出其东门,西子不来;出其南门,西子不来;出其北门,西子不来;出其西门,西子来乎?西子来乎?”考官批复:“秀才去矣!秀才去矣!”

王应奎在《柳南随笔》中说金圣叹是“每遇岁试,或以俚辞入时文,或于卷尾作小诗,讥刺试官。辄被黜,复更名人泮,如是者数矣”。

虽然总写“零分作文”,但是金圣叹却是当时的“畅销书”作家。他把《庄子》《离骚》《史记》《杜工部集》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评为“六大才子书”,做了自己批注的点评版。这些点评版极为畅销,“一时学者,爱读圣叹书,几于家置一编”。

无论是古代的科举,还是如今的高考,在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中,必然要“仰望星空,脚踏实地”。话又说回来,考试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之一,但不是唯一途径。金榜题名自然得意,纵使名落孙山,也可以从他处寻得人生的意义,活出不一样的精彩。

舅舅

□林劲松



舅舅是“二伏”那天晚上去世的。舅舅得心脏病十几年了,一年比一年重,今年几乎就没离开过医院。舅舅的故去尽管有预感,但得到消息时还是觉得突然。

我小时淘气,可舅舅喜欢我,说淘小子有出息。有一次舅舅领我看电影,我还记得是《兵临城下》,看完后在电影院附近的小饭店,舅舅给我买了两个烧饼、一包猪头肉,这是我少年时第一次去饭店吃饭,至今印象深刻。我当兵是舅舅送我上的火车,到部队后舅舅还给我来信,寄过一些马列著作辅导材料,鼓励我好好学习。舅舅的字写得很好,看过舅舅字的部队的首长和战友都赞不绝口。转业后我娶妻生子,舅舅少不了做主忙活。以后年龄渐大,来往渐少,但春节是一定要去看年的,每到这时,舅舅便拿出珍藏十几年的泸州老窖或者郎酒给我们喝,他尽管已经滴酒不沾,但很高兴地看我们喝。

这次舅舅住院,我看过他几回,每次都聊很久。聊天的内容多是陈年往事,有时夹杂亲属间的是非恩怨。

舅舅是个极要强的人。他早年在山东老家读过几年书,练得一手好字,但充其量是小学水平。刚来省城时,在技校补习初中,基本上听不懂。他靠着一股蛮劲拼命地学,两年下来,不仅初中课程全部过关,而且成绩全校第一。发毕业证那天,技校校长特意来到家里,把舅舅好个表扬,乐得我爸爸买了啤酒庆祝。多少年以后,舅舅每提起这段历史都十分得意。

一九五八年舅舅到一个大军工厂参加工作,靠着聪明好学、能说能写,很快被调到团委,没几年就当上了团委书记。那时的舅舅年轻有为又英俊潇洒。

舅舅在工厂干到退休。其实舅舅在行政处也挺有权的,管工厂的医院、食堂、招待所,还管职工宿舍,他直到退休也只住个单间。

思念如潮水般涌来,舅舅如今已逝,我们晚辈相信他在天上会一切安好!



母亲的花束

□苗德志

书画篆刻家、评论家。沈阳市政协委员、辽宁省科学院美术中心研究员、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、辽宁省华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辽宁省侨联特聘专家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总第 9061 期

社务管理部:22698080
编采管理部:22699233

发行部:22853760
广告部:22699260

订报热线: 22895302
22699261

社址: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
电报挂号:1032 邮编:110003

广告经营许可证:辽工商广字 01—257 号
印刷: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零售价:1.00 元/份
订阅价:300 元/年